



有一天你也会老

■ 张教立 著



中国传播出版社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有一天你也会老

常規大字圖書館
藏書章

著



遠東傳播出版社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有一天你也会老 / 张教立著.

-- 北京 :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085-3297-4

I. ①有…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5557 号

有一天你也会老

著 者: 张教立

责任编辑: 黄金敏

组稿策划: 南京远东书局 025-51939999

出 版: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 31 号凯奇大厦 B 座

电 话: 010-82003365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鸿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5-3297-4

定 价: 39.00 元



作者简介

张教立 1948年12月出生于豫东平原，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参谋、科长、秘书、副局长，1996年被授予大校军衔，2003年12月从总后勤部司令部编研室主任位置退休，现任某杂志主编。199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小说散文集《崎岖的山路》、短篇小说集《都市军营》、散文集《心的历程》、长篇小说《天大地也大》、中篇小说集《北京部队大院》等。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南京遠東書局

投稿熱線: 025-51939999

E-mail: yd99999@126.com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序

我从部队领导机关退休以后，受聘于某出版社任杂志主编，屈指算来，十年有余，是一个与年轻人一起工作的老年人。

在任杂志主编期间，除了较好地完成出版社交给的任务，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四本书，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近百篇。

“一息尚存，笔耕不止”，是我晚年的座右铭。

早就想写一本反映老年人与年轻人一起生活、既适合老年人又适合年轻人阅读的书，《有一天你也会老》的出版发行，遂了我的一个心愿。

感谢中山文学学院院长、远东书局总编辑陈德民先生为出版本书所作的工作，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读者。

张教立

2015年11月25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清凉河	1
第二章 复兴路	27
第三章 编辑部	51
第四章 莲花池	70
第五章 沿河村	88
第六章 公寓房	115
第七章 出租屋	131
第八章 军休所	148
第九章 小吃店	162
第十章 病房楼	183
第十一章 沿河村	198
第十二章 编辑部	221
第十三章 玉渊潭	240

第一章 清凉河

一

一辆破旧的公交面包车在离桥头铺乡政府大门不远处的十字路口停下来，吐出来几个灰头土脸的男人和女人，又吃进去几个同样灰头土脸的女人和男人，像扬起尘土而来一样，又扬起尘土而去。

崔大林下了火车没吃早饭就坐了省城开往县城的公共汽车，下了公共汽车没喝一口水又搭上这班路过家乡集镇的公交面包车，公交面包车没有空调，有几个乘客开窗乘凉，让崔大林跟着大伙一起共同饱餐了一顿家乡公路上的浮土扬尘。

拉杆箱走不了乡村的土路，崔大林只好提着它，大步流星地往家走，他希望能与爷爷见上最后一面。

从乡政府到沿河村只有三华里，先往东走，再往北拐，步行二十多分钟就可以到家了。

为了尽快到家，崔大林选择沿清凉河河堤斜着走直线。河堤上有一条崔大林曾经非常熟悉的人行小道，这条人行小道上有着他遗失的脚印，也有他珍藏的记忆。

过去的清凉河，河水清澈见底，鱼虾历历在目，天暖时，岸边柳线低垂，随风飘荡，宛如少女秀发；天寒时，河面雪覆冰盖，银装素裹，好像童话世界。清凉河是一幅流动的画，清凉河是一首无韵的歌。清凉河的流水带走了崔大林和小伙伴们的童年岁月，也为他们提供着丰富的营养，让他们一天天长大成人。

现在的清凉河，河水乌黑发臭，低声呜咽，岸边的树木多数都进了灶膛，早已灰飞烟灭，一棵孤独的柳树枝条已经开始干枯，不到季节就随风飘落

的黄叶是送给人们的讣告。河床上还挺立着几株干枯的蒲草僵尸，让人看到它们可以回想起这里曾经有过的植物生长的情景。鱼虾更是早已绝迹，泛着白色泡沫的污水里偶尔可以见到孑孓的身影，清凉河已经沦落为蚊子的幼儿园。

清凉河给崔大林留下了太多的美好回忆，让他多年魂牵梦绕，难以忘怀。小时候玩耍玩乏了或者是干活干累了，他与伙伴们在河滩的漫坡上，清出一块草地做床，扯下一块云彩当被，在阳光的爱抚下，闭上眼睛小憩片刻，甚至可以聆听到地球母亲的心跳声。如今，地球母亲的一些不肖子孙，已经把老娘折腾得不像样子，他们难道不知道，我们是生活在“单亲家庭”里，地球母亲不可能再为我们生养几个地球弟弟或者地球妹妹，虐待母亲，也就是毁掉了我们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

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崔大林是个环保志愿者，他曾经去过很多地方宣传环境保护的意义，也参与了很多环境保护的活动，而对于家乡的环保状况，他感到痛心，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也应当保一方水土。有一年的暑假，他分别找了县政府和县环保局的领导，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据理力争，要求关闭清凉河上游几个污染严重的小厂子。县里的有关领导对一个在读大学生的行为不屑一顾，毫无顾忌地以一瓢“发展地方经济就要付出必要的代价”的冷水，浇灭了他的一腔如火热情。

崔大林还没有完全死心，这一次回家来时间比较短，来不及再向县里反映河水污染问题，以后有机会还要为这件事奔走呼号。

清凉河两岸的庄稼地里禾苗正旺，谷子、大豆、玉米竞赛似的往上长，秋天已经在大地上调好了琴弦，准备演奏丰收的乐章，秋天也为农民准备了丰盛的礼物，准备慰劳他们一年的艰辛。

崔大林的心里有了些许的安慰。

他自己也曾经劳作在这块黄土地上，农忙季节，城里的孩子放了学，可以写作业做游戏，乡下的孩子放了学，扔下书包就要往地里跑，帮助大人们，边干活边享受日光浴，边干活边冲洗汗水澡，在每一个脚窝窝里播种着希望。现在地里的庄稼比过去长得壮实多了，化学肥料在帮助人们实现丰产梦，地里的杂草也比过去少多了，除草剂帮助人们减轻了体力劳动。

小路边几棵生命力很强的茅草从地下探出头来，它们也想触摸太阳的温暖，嫩绿的尖尖上挂着泪珠，反而让崔大林感到同情和亲切。

以往从外地回来，大林每一次都会先站在清凉河边静立一会，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凭吊逝去的岁月，缅怀曾经的往事，因为这一次有急事回家，他没有了过去的心思。

快步走了大约十来分钟，崔大林就看到了自己家那两扇涂着朱红色油漆的大门，门口那棵大杨树依然站在老地方，挥舞着枝叶欢迎他，他不由自主地又加快了双脚移动的频率。

一

乡下的农民，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独占一方土地，单享一块天空，完全不像城里人，在钢筋水泥筑成的高耸入云的楼房里，上下纵横切割成大小不同的空间，把每个空间编上号，才有了层层码放的一个又一个的家。

崔大林家的院子比较大，但房子破旧。三间堂屋东边一间住着爷爷和弟弟二林，西边一间住着奶奶一个人，两间东屋里住着父亲母亲，院子西侧靠北边是一间厨房，靠南边是猪圈和厕所，那里也是家里的杂物堆放处，更是苍蝇蚊子的大本营。家里在做饭的时候，厨房的香味与猪圈的臭味势均力敌，在院子的上边争夺制空权，不过，它们的胜负是由风向来决定的，刮北风让你想吃，刮南风让你想吐。

几间房屋的墙皮已经部分脱落，露出了土坯砌成的墙体，屋顶上灰色瓦缝里的几颗狗尾巴草，像是占领了敌人阵地上制高点的士兵，兴奋地挥舞着旗帜一样的绒穗。为了晾晒东西方便，院子里没有种一棵树，邻家一株歪脖榆树不顾臊臭，从猪圈那边的土墙上探过脑袋来，好奇地往这边窥探。

崔大林进了院子，没有家人以往的问候和欢笑，二林听到院子里有动静，从屋子里走出来，接过哥哥手里的箱子，用手示意他先到堂屋的东间看爷爷。

爷爷住的房间里，或站或坐的有七八个人，坐在爷爷床头的崔长兴，看到大林进屋，连忙站起身来，把位置让给大儿子。大林看到爷爷安静地躺在床上，形如枯槁，气若游丝。老人的生命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像电视里看到的某些比赛项目一样，裁判高举起胳膊正在倒计时：五、四、三、二-----他觉得喉头发紧，眼睛发涩，拉着老人的手，轻声地呼唤着：“爷

爷，爷爷！”

老人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崔长兴把大儿子拉到一边，轻声对他说：“你爷爷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该准备的事都准备了，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人活到一定时候总是要走的，好在老人家还没有怎么受罪。你奶奶的病也越来越重，她这几天 -----”

崔长兴的话还没有说完，崔大林就听到奶奶在西屋有气无力地喊：“长兴他爹，你别扔下我一个人走 -----”

大林赶忙奔到奶奶跟前，拉着她的手说：“奶奶，我是大林，从北京回来看您来了！”

大林的奶奶已经是肺癌晚期，前天刚从县医院拉回家来。按照当地的习惯，病人的病确实无望治好的时候，就要在家里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死在外边是不吉利的。

大林奶奶的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床边吊着输液瓶，已经瘦得脱了人形，躺在床上如同一具骷髅。村里私人诊所的年轻大夫柱子是大林的本家叔伯弟弟，他附在大林耳边，嘱咐他与奶奶尽量少说话。

大林的奶奶看到大孙子，枯井一样的眼睛里居然还能淌出几滴混浊的泪水来。她喃喃地对大林说：“回来就好，我还以为这辈子见不着你了呢！过那边去跟你爷说说，让他别自己走，等着我一块走。”

大林流着眼泪轻声安慰奶奶。

跟在大林身后的崔长兴听到大林的妈妈又在东屋喊他，悄悄地碰了碰大林的胳膊，用手势示意他也回到爷爷那里去。

大林看到爷爷已经是吸气少，呼气多，收不抵支，命悬一线。

柱子也从西屋跟到东屋，他将手指放在大林爷爷的鼻孔处，过了一会，凄然地对崔长兴说：“大伯，俺爷走了！”

二林“哇”的一声先哭了起来。

屋子里的女人哭着退出，崔长兴与几个男性邻居赶快给老人家穿寿衣。

老人的衣服时间不长就穿好了，刚到西屋去的大林的妈妈在那边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朝这边高声喊：“大林他爸快过来，咱妈也走了！”

崔长兴带着大林、二林赶紧跑过去，他看到老母亲已经离开人世，她的手上还攥着刚刚从自己身上拔掉的氧气管 -----

两副棺材并排摆放在堂屋中间的风箱里。

崔大林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一样，爷爷和奶奶就这样走了？老两口一生恩爱，村里人有口皆碑，他们的爱情故事像一碗黏稠的糖稀，被岁月拉成了甜甜的丝线。如果是城里的居民，爷爷奶奶肯定能在街道上被评为“模范夫妻”。但是，大林并没有觉得爷爷奶奶在感情生活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们只是在过正常人的日子。后来他才知道，自己上大学之前的经历和年龄，还不能够真正领会农民传统婚姻生活中的真谛。上次回来探家时，爷爷奶奶的身体已经都不是很好，奶奶对爷爷说，如果她先走，就在地底下等着爷爷，但爷爷不能先走而撇下她不管。爷爷说，他要是身体顶不住了就先走，地底下太冷，等把墓穴暖热乎了等着奶奶过去。奶奶说老东西净骗人，人死后身上一点余温都没了，还能暖墓穴，要走咱就一块走。大林当时以为爷爷奶奶是在说笑话，想不到今天却成了现实。

村里有一个承办红白喜事的群众组织，事主只管出钱、提要求，其他的事都由群众组织的人去办。去亲朋好友家报丧的人已经出发，院子里还有一伙人在搭灵棚、垒灶台，崔长兴最近这段时间累坏了，跪在父母棺材前的草席上，脑袋耷拉在胸前竟然睡着了。大林看着精神几乎崩溃、身体快要累垮的父亲，有几分心痛，也有几分内疚。由于最近几年爷爷奶奶都有病，需要照顾，家里经济状况又不好，父亲常年为生计发愁，半年多时间没见，刚刚六十来岁的父亲显得又老了许多。对他来说，人如四季时逢晚秋，花白的头发如同冰河中的芦苇，蓬乱的胡须好比冷霜下的茅草，额头上布满了被生活重车辗轧出的道道辙印，形象虽让人看了感到凄凉，却给人一种老成厚实的印象。农村有一句话叫“男子十八，不靠爹妈”，自己已经二十八岁了，前几年让爸爸妈妈为自己凑学费生活费奔波，这几年又让爸爸妈妈为自己生活上找女朋友之类的事情操心，真是过意不去。北京并非千山之远，万水之遥，自己在爷爷奶奶有病期间，开始是集中精力学习，毕业后接着找工作，后来又忙着上班，不仅没有为父母分忧，反而成了他们思想上的又一个负担，自己对这个家庭的亏欠太多了！

爷爷和奶奶合葬在一个墓坑里，他们辛苦一生，最后只在大地上留一个小小的、圆圆的土丘，像是人生的句号。他们的旁边埋着村委会主任崔双来的爸爸崔千顷，崔千顷一辈子看不起崔大林的爷爷，还总是仗着自己家里的弟兄们多，欺负崔大林的爷爷。崔千顷生前就应当知道，人们最终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那就是坟场，生前你争我夺，死后比邻而居。

爷爷和奶奶都走了，人生的历程终于结束，而大林对老人的歉疚和怀念才刚刚开始。

三

大林的爷爷奶奶去世已经过了“一七”。

大林的十天假期也过了大半，崔长兴把大林兄弟俩与他们的妈妈叫在一起，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商量事，有人把这种商量事的方式叫作“召开家庭会议”，当然，这种“会议”没有复杂的程序，不吃会议灶，不用服务人员和保障车辆，也没有传达贯彻的要求，更不会花公家一分钱。

大林的父亲因为家里的生活条件不好，快三十岁才娶了腿有残疾的母亲，母亲对父亲一辈子百依百顺、唯命是从。在邻居们的眼里，崔长兴除了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活得有点窝囊，幸运与他捉了一辈子迷藏，苦难和他交了一辈子朋友。但是，在大林母亲的眼里，丈夫是家里的英雄，他望云识天气、看地知收成，劳作时什么苦活累活都能干，生活中什么沟沟坎坎都能过，白天有崔长兴在身边说说话，她心里踏实，晚上有崔长兴在身边打呼噜，她睡得香甜，在清苦的家庭生活中，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当然，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比如给公婆看病借不到钱，大林上学凑不够学费，她也会背着崔长兴和孩子，泪水像不尽的源泉，让时常断流的清凉河羡慕嫉妒恨。

大林大学毕业以后，曾经想过回家乡发展，他也知道家乡的发展空间有限，计划回家乡主要还是想承担一部分家庭责任，但崔长兴态度坚决地反对儿子的意见，他希望大林能够在大城市站住脚，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才能有一个好的前程。他也想让村里有些瞧不起他的人，特别是崔千顷的儿子崔双来看一看，自己的儿子不但上了大学，而且还在大城市找到了工作。

大林理解父亲的苦心，也有些埋怨父亲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像自己这样的条件，在大城市要想有尊严的生存下去会很艰难，大城市并不是想干事就有工作，想上班就有单位，大城市也不是遍地都是钱，弯腰就能捡。

在大学四年再有一个学期就要毕业的时候，崔长兴对在老家过完寒假将要返校的大林说，家里的事由他和二林应付，让大林不要操心，毕业后

抓紧时间在北京联系工作。

大林离开家的时候，崔长兴递给他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破旧牛皮纸信封，让他在外边最困难的时候再打开。

大林接过父亲的信封，他不相信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父亲会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有什么锦囊妙计，只是把信封当作长辈对孩子的牵挂和思念仔细收藏。

崔长兴知道大林在北京找到工作并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之后，在电话里对大儿子说，他半年前给他的那个信封没有多大用处了，让大林拆开看过以后再处理。

大林打开快被自己遗忘的信封，看到里边有一个纸条和三张百元大钞。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字：在外边真要混不下去了，就用这三百块钱打车票回家！

这个“混”字在大林的家乡并不完全是“混日子”的意思，工作干得好也可以叫“混”，比如某某人“在外边混得不错”。

大林手里捧着父亲写的纸条流泪了，这是他到北京四年多时间第一次流眼泪，父亲并不是不知道一个刚毕业的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没有关系与背景，在大城市生存和发展的难处，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向好处努力，也准备着接受自己的儿子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大林收藏好三百块钱与那张纸条，暗下决心，自己不但要在北京“混”下去，而且还要“混”好！几年来，那三百块钱他一直很好地保存着，这些钱，放在银行里可以产生利息，放在他身边可以产生动力。

二林比大林小三岁，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有文化的一代新型农民”。

大林一直认为，弟弟并不比自己的智商低，他在读高中时学习不太下功夫，是因为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庭根本没有能力同时供养两个大学生。

农村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对二林有很大的诱惑力，身居农村的青年人总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特别是看到有些同龄人在外边赚了一些钱，回到家里盖了房子、找了对象，心里总觉得酸溜溜的。但是，二林也知道，哥哥在外地工作，家中四个老人需要照顾，他离不开家乡这块黄土地。

“家庭会议”由崔长兴主持，“主报告”也由崔长兴来做，但是未获“一致通过”。大林的母亲对崔长兴的发言用肢体语言表示“坚决拥护”，

崔长兴讲了多少句话，她就点了多少次头。

大林同意父亲让他“在北京好好工作、别挂念家里”的意见，但是婉拒了父亲让他抓紧时间找女朋友的要求，他想争取多赚点钱帮家里还债，两三年之后再考虑个人问题。

二林也不愿意现在就去外地打工，他放心不下家里剩下的身体都不是太好的两个老人，他有个同学在县城组织了一个包工队，专门给建筑公司的施工工地干些杂活，二林准备投奔他，离土不离乡，既能赚钱，也可顾家。

“家庭会议”圆满结束，但是，大林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像是灌满了铅。

四

村里开私人诊所的医生柱子的奶奶，是崔大林爷爷的弟媳，大林的爷爷只有弟兄两个，柱子的爷爷排行老二，崔大林原来把柱子的奶奶喊为“二奶”。自从“二奶”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之后，大林就只好将柱子的奶奶也喊“奶奶”了，连农村的老百姓都知道，现在二嫂、二婶、二大娘都可以喊，“二奶”是不能再喊了。

柱子的爷爷三十九岁那年在生产队的菜地里用抽水机浇水时触电身亡，柱子的奶奶已经守寡四十多年，她与大林的亲奶奶一样，小脚一双，泪水一缸，年轻时吃了不少的苦。

大林由柱子陪着，来向老人家告别。

柱子的奶奶性情开朗，爱说爱笑，八十三岁了，满脸皱纹如同树桩上的年轮，记录着她历经的沧桑。老人家眼花耳背腿脚不听使唤，但是脑子不糊涂，嗓门特别高，喜欢有人与她说话聊天，尤其喜欢和大林的奶奶一起用僵硬的舌头挖掘陈年往事，有时候她说话说到高兴处，会张着牙齿严重缺编的嘴巴笑上半天。她的笑声常常与东邻的鸡鸣珠联璧合，与西院的狗叫遥相呼应，让外人觉得她们家里总是有着比别人家里更多的喜事。

柱子对别人说过，他奶奶一辈子最远的地方去过县城，老人家为人和善，生性乐观，在家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失望过、悲观过，遇到什么事情都看得开，拿得起，放得下，天天乐呵呵的，要不然，一个早年丧夫的妇道人家很难逾越人生道路上的沟沟坎坎，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

大林这次从北京回来已经看望过她一次，看到侄孙子又给自己带了些好吃的，老人家高兴得干瘪漏风的嘴合不拢，高声问大林：“慌着走干啥，咋不在家多住几天？”

“我只请了十天假，明天必须走。”大林回答。

“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管，这道理我懂。上一次我忘了问你，你在北京干啥活？”

“当编辑。”

“干什么？”

“编-----辑-----”

“咱们家有编筐的，有编篓的，你是编什么，我还是没听明白。”

“我是编-----杂志-----”

崔大林解释了半天，老人家似懂非懂，但是知道了面前这个别人都说很有出息的侄孙子，与他的弟弟二林整天在地里风吹雨淋不一样，在北京干的不是力气活。

“你奶奶活着的时候，俺妯娌俩一起说话聊天多热闹，她走了我还真是想得慌，不过，她走了也好，不用再在人世间受罪，而且还是与你爷爷一块走的，这多好！”老人家感慨地说。“你二爷没良心，撇下我一个人早早地躲清静去了。”

大林劝慰她：“奶奶不能那样讲，今后的日子越过越好，您把身体养好，健康长寿，比他们都有福气！”

“你说的也对，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太多了。以前都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好日子，现在村里不少人家都盖了楼房，电灯电话也早就不是啥稀罕物件了，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啊！”

发苍苍，眼茫茫，提起往事话题长，老人家打开了话匣子，接着往下说：

“现在的人真是能不够，你想不到的事，有人就能做得到，记得前些年有些年轻人用‘屁屁机’，你在这边放个屁，几十里地以外的人都能闻见臭味。后来‘屁屁机’不用，改用手机了，起先我对柱子说，‘首级’不就是人的头吗？柱子说手机就是手拿的电话机，有了手机，中间隔着几百、几千里地，不用扯电话线就能互相说话。我说用那玩意儿说话可是不保险，你说出来的私房话在空中飘啊飘啊，要是飘到半道上被别人截了去咋办？”

老人说到高兴处，洪亮的音调又越过院墙，声震八方，惊动四邻。

大林和柱子都被老人家的话逗笑了。

“不过，乡下人的日子再好过，也没有城里人的日子好过，人家比咱会享福，我听说城里人没事在家的时候，冬天怕冷放暖气，夏天怕热放凉气，出门的时候，冬天怕冷坐火车，夏天怕热坐‘冻’车。我在家的时候，热了扇扇子，冷了烤煤火，出门的时候，以前坐过牛拉的‘太平车’，现在坐过拖拉机。那一年我去公社-----”

公社改成乡已经好多年了，老太太依然把桥头铺称作“公社”。

“-----赶集。”老太太接着往下讲，“看见街上停着一辆中间高两头低的鳖盖车，别人说那叫小卧车，我围着那辆小卧车转着圈子看了半天，也没有分清楚哪是头哪是腩。”

老人家与大林越说越高兴，直到看见大林起身告辞要走，才想起什么似的对大林说：“你今个晌午别走了，一会儿让柱子他妈给你擀面条吃。”

大林笑着对老人说：“我今天已经约了几个人在桥头铺聚一聚，以后回来再在你们家吃饭。”

出了柱子奶奶的家门，柱子对大林说：“我奶奶总是不愿意出远门看看外面的世界，这辈子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咱县的县城，去过最大的地方也是咱县的县城，她也不愿意接触新事物，有时候净说一些几十年前的老话。奶奶平时最喜欢听收音机里的地方戏，不喜欢看电视里演的文艺节目，有一次，一个演员在电视里唱歌：啦-----啦-----啦啦啦-----奶奶在一旁说，电视里的节目真不好看，结巴舌子也能上去唱歌。去年咱们村里通了网线，可以上互联网，我与俺爸商量准备花几千块钱买台计算机，在网上能浏览各种信息，看到有用的资料还可以下载。奶奶在一旁说，买一只‘鸡’怎么会要那么多钱，等你买的‘鸡’下了崽，抱给二林一只。她有时候爱管闲事，有时候也爱打岔，一次她问我，与你小时候玩得挺好的那个墩子这几年怎么不来了，我说墩子现在在省城读博，奶奶惋惜地咂咂嘴说，原来那是个多好的孩子啊，干点什么不行，怎么学会‘赌博’了，而且还跑到省城去赌！你说可笑不可笑？前不久墩子到家里来看我，奶奶知道了墩子现在是个有大学问的人，非常高兴，要留在他家吃饭，墩子说他时间太紧，要回学校答辩，不能留下吃饭。墩子走后，奶奶问我，他是不是嫌咱家的茅房不干净，非要去城里‘大便’？”

大林开心地笑了，对柱子说，老年人适应了一种环境，后辈人不一定